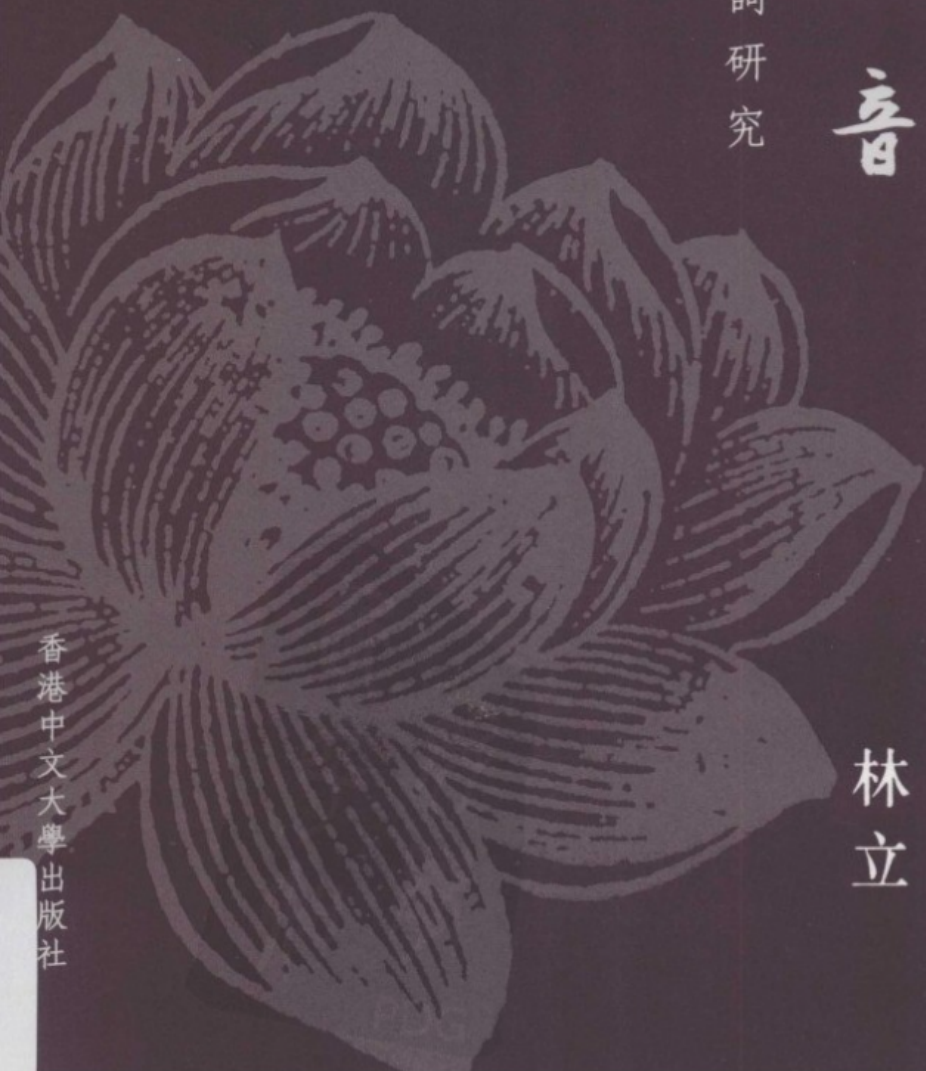


滄海遺音

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

林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滄海遺音
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

林立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

林立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480-1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Remaining Sounds of the Vast Ocean: A Study of Qing Loyalist Ci Lyric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By Lam Lap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80-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給志敏和方頤

鷓鴣天·自題《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

筆底風花幻亦真
當初惆悵屬誰人
甘為末世無聊事
忍續浮生有限身

來似汛，去如輪
間關何苦憶前塵
斜陽已落千山暮
撫卷猶存一念溫

——筆者

卷首語

本書由2008年開始構思，至2009年底竣筆。撰寫的過程雖然不算長，但推源溯始，卻可上追到2004年或更早。當時遠在澳洲的黃兆漢師找我合作，編著《二十世紀十大家詞選》，由此我開始留意到清遺民的詞作。限於該選集的撰寫模式，我只研讀了陳洵、張爾田、陳曾壽這三位遺民詞人的作品。至於在近現代詞壇更具影響力的朱祖謀，我對他的認識，則在與兆漢師合撰《清十大家詞選》（2000–2003）的時候開始。

在為《二十世紀十大家詞選》作注評的同時，我亦嘗試撰寫了幾篇與遺民詞人有關的論文。雖然這些文章現在看來都缺乏一個整體的方向，卻無疑為本書的撰述打下了基礎。而促使我將文化記憶這一課題與遺民詞掛鈎的契機，則是2005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聯辦的一次學術會議。當時剛到新加坡上任不久的我，還向同事林佩姪詢問文化記憶的涵義和相關著作，並很匆忙地寫了一篇文章，隨隊到馬大演講。但此後因為手上的一些研究計劃，就將此課題放下了。

到了2008年夏，我才再產生了以文化記憶和身分建構的角度探討清遺民詞的念頭。同事容世誠教授知道後，即向我提供了一整個公文夾的、與文化記憶有關的研究資料。沿著這個方向，我逐步構思了本書的寫作框架和內容。撰寫期間，還不時與容教授、王昌偉和許齊雄等同事到飯堂，一邊喝下午茶，一邊討論寫作的問題。有一次談到興奮處，還將奶茶潑倒，濺了昌偉一褲子（當時他就提醒我，在序文中別忘了要提到這件事）。可以說，本書不少的觀點，都是向同事們討教的結果。

學術研究固然少不了資金的贊助，但其實研究者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俾能專心從事撰述。我能夠如期完成本書，實有賴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和中文系同人的支持（或者說，是學校的制度使然）。2009年下半年，透過文學院的學期寫作計劃（Writing Semester Scheme），我獲得了一個學期的休假，寫作效率因而得到提高。這是很值得慶幸的事。

一本書的面世，雖然很大程度上要靠撰著者個人的努力，但若沒有其他人的指點、協助和鼓勵，是不可能成事的。因此，除了之前提及的幾位同事外，我有必要像大多數的作者一樣，列出一張我要衷心感謝的名單：

國立大學圖書館的同事們，特別是不厭其煩地助我查找資料的張萊英女士和王友智先生；

葉嘉瑩師和她在南開大學的弟子孫愛霞、曾慶雨兩位女士，為我寄上張爾田、陳曾壽的詞集，還提出不少建議；

助我找到《煙沽漁唱》複印本的同事王惠博士；

將全套《詞學季刊》慨贈予我的伍湘囒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陳虹莊、楊彥妮小姐，以及此前給過我幫助的謝偉強先生、謝茂松先生、吳永熹小姐。沒有他們的支持和辛勤工作，本書的出版就不會那麼順利；

香港中文大學的卜永堅、樊善標兩位教授，不時為我電傳和複印一些詩詞集和有關的資料；

為本書封面題字的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院長朱添壽博士；

林瑜懋小友，助我統計出《煙沽漁唱》的作品數目和在臺灣找到《滄海遺音集》的另一個版本；

為本書編校索引的周莉芹同學；

張璟、朱星威、張靜、戴琦、馬鳴、鄧程子各小友，以及徐蘭君、何自力、傅朗等同事，在各方面予我協助，為我的學院生活帶來樂趣；

最要感謝的是內子志敏。她事無大小都替我分憂。此書出版

前，又誕下了小女方頤。這一切都彷彿是上天的恩賜。

另外要申明的是，本書的第三及第四章部份初稿，曾刊載於《漢學研究》2010年第28卷第4期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11年第52期。

由於才識所限，書中的內容難免有舛誤和不足之處，還請海內方家不吝指正。

林立

2010年12月於新加坡肯特崗

目錄

題 詞	vii
卷首語	ix
目 錄	xiii
導 言 時代的弱音	1
第一節 撰述目的——從一首詞說起	1
第二節 遺民詞人的失聲	9
第三節 文獻徵引	27
第四節 撰寫方向與各章內容	34
第一章 泡露事、水雲身：清遺民詞人的身分與記憶	41
第一節 記憶的分水嶺	45
第二節 稱號與身分	52
第三節 身分與記憶	73
小 結	88
第二章 闌干閒處戀斜陽：清遺民詞中的時、地、物	89
第一節 時間與日子	92
第二節 地方	103
第三節 實物	125
小 結	140

第三章 群體身分的撮合：《滄海遺音集》研究	143
第一節 衣鉢相傳——《滄海遺音集》的刊印	147
第二節 《滄海遺音集》的編纂目的、體例與版本	159
第三節 尋找同調—— 《滄海遺音集》詞人的遺民身分與聚合	169
第四節 同調與別調—— 《滄海遺音集》的整體風格與群體意識	192
餘 緒	220
附 錄 《滄海遺音集》詠物詞一覽表	226
第四章 同聲相應：詞社與清遺民詞人的集體唱酬	233
第一節 人以群分——社集的目的、功能與特徵	239
第二節 因緣際會——遺民與詞社的聚散、成員及社集	253
第三節 聲氣相通——互文視角下的須社唱酬	290
餘 緒	313
附錄一 《煙沽漁唱》內容一覽表	318
附錄二	325
第五章 意內與言外：論清遺民詞人的書寫模式	335
第一節 「逆反記憶」的直筆書寫	337
第二節 記憶的掩藏與轉移——遺民詞中的寄託手法	353
小 結	408
後 話	411
參考書目	421
索 引	445

導言 時代的弱音

第一節：撰述目的——從一首詞說起

暝寒送、繁霜覆水，暗雨啼葉。
簷鐸敲愁乍急。帷燈顫影旋滅。
翦不斷、連環春緒疊。
是當日、鸞帶親結。
問故徑、蘼蕪夢何許，前塵竟拋撇。¹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退位，中國最後一個皇朝宣告終結。此時詞人朱祖謀（字古微，號彊邨，1857–1931）聽到的彷彿都是淒苦的聲音：啼泣的雨點，驟催愁意的鈴鐸。這些聲音與黃昏的「繁霜」、顫滅的「帷燈」等消沉的意象，交織成他內心重重疊疊翦不斷的「春緒」。他想起舊時與清帝的關係如「鸞帶親結」般深厚，慨嘆自己像古詩〈上山采蘼蕪〉裏的棄婦一樣驟然失去了依傍。²這就是效忠清朝的彊邨寫於清帝退位後的詞作〈浪淘沙慢〉第一闕的內容。

在第二闕彊邨仍借用棄婦的口吻，重申清亡對其內心造成的精神創痛：他不再寄出書信，但仍心繫「玉几金牀」上的「故君」；

1 朱祖謀，〈浪淘沙慢·辛亥歲不盡五日作〉，載其《彊邨語業》，《續修四庫全書》，第17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民國刻《彊邨遺書》本影印），卷一，頁550下。

2 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五版（北京：中華書局，2006），上冊，頁334。

對於「長別」，他始終將信將疑；儘管「恨腸寸折」，他對溥儀的忠誠仍如明月一樣澄澈：

淒切。錦書寄遠終輟。

念玉几金牀西風夜，縹緲胡雁咽。

嗟攬斷羅裾，甯信長別。

恨腸寸折。明鏡前、掇取中心如月。

在該闕中，彊邨又依稀聽到另一種聲音：西風裏嗚咽的雁聲。這種微弱的聲音，在第三闕變成了天摧地裂的巨響，和前兩片的低徊飲泣形成極大的對比：

卻剗連峰平於垤。黃塵擁、巨川頓竭。

怒雷起、玄冬還夏雪。

更千歲、倚杵天摧，厚地坼，深盟會與纏絲絕。

這裏出現了許多類似世界末日的景觀：剗平的山峰、乾竭的河流、塌陷的天地，還有冬雷夏雪的自然界異象。他要說的是：除非到了海枯石爛的時候，他不會終結對「故君」的思念。³儘管力度極強，但彊邨採用的仍是棄婦的口吻，以比喻其遺臣身分。對中國傳統文學有一定認識的讀者，都知道這段化用了樂府詩〈上邪〉的語句：一個女子縷列出連串難以發生的事情，來表達她對情人矢志不渝的愛情。⁴

3 胡先驕評此詞說：「『剪不斷，連環春緒疊。是當日，鸞帶親結。』遺民心事，盡於斯言。『恨腸寸折明鏡前，掇取中心如月。』則信誓旦旦，皇天后土，咸式憑之矣！」見其〈評朱古微《彊邨樂府》〉，原載《學衡》，10（1922），引自牛仰山編，《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1919-1949）·概論·詩文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頁521。

4 見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頁160。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枕

用男女之情和離別相思比擬君臣關係，在中國古典詩詞裏已成為習慣，彊邨等傳統文人對此自然不會陌生。在抒寫他們對亡清的哀悼時，這種手法恰能派上用場。他們不但是帝制的忠誠擁護者，在文學創作方面亦承襲了傳統的體裁和書寫習慣，可以說在政治、文學兩方面都趨於保守。亦由於此，他們受到了時人及後人不同程度的指斥、嘲諷或冷待。

假如只是一個作家孤軍作戰的話，他很可能就會失去持續創作的動力。遺民詩人並不如是。他們互相唱酬，形成一些身分特殊的文學團體，在精神上彼此扶持。在彊邨寫下〈浪淘沙慢〉的同時或不久之後，鄭文焯（1856–1918）、沈曾植（1850–1922）、李嶽瑞（1852–1927）等都以詞作寄寓了「亡國之痛」，其中沈、李兩首是彊邨詞的和篇。⁵透過書寫，他們把對前朝的記憶紀錄下來，希圖將這種亡國之音以編集、出版的形式留給後世的讀者，並藉此來印證、肯定自己的遺民身分。

但無論是個人或群體，清遺民的聲音都是微弱的，即使彊邨在上舉一詞的第三闕試圖以世界末日的比喻來加大情感的力度，亦不能引起時人的注意。激進和改革的聲音在當時蓋過了所有保守的聲音，遺民不但在政界失去發言權，在二十世紀的文壇亦只

前發盡千般願）的內容亦絕類此詩。見任訥，《敦煌曲校錄》（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頁34。

- 5 見鄭文焯，〈水龍吟·辛亥歲不盡五日，感事申懷，傷心天人之際，不能無辭。時距立壬子春已九日矣〉，載鄭氏，《大鶴山房全書·苕雅餘集》（北京：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1915後），卷六，頁29後–30前。沈曾植〈浪淘沙慢·和彊邨辛亥歲不盡五日韻〉、李嶽瑞〈浪淘沙慢·彊邨賦此調未闕用漢樂府上邪詩意，愛其奇橫悲壯，效顰為此〉，見沈氏《曼陀羅寢詞》，頁21前；李氏《郢雲詞》，頁14前，俱載朱祖謀編，《滄海遺音集》（上海：1933），李嶽瑞另有〈燭影搖紅·辛亥十二月廿五日作〉一闕，亦是哀宣統退位。見《郢雲詞》，頁12後。

能局促一角，反響極微。現世生活方面，他們亦紛紛選擇退居到外國的租界，以示和新政權劃清界線。他們似乎都意識到並接受了自己被時代邊緣化的事實：《滄海遺音集》和《煙沽漁唱》這兩部遺民詞集，標題都與聲音有關，題意亦恰好反映了他們遺世隱逸的心態。

*

政治因素之外，新文學運動的推行與成功，是堅持以文言寫作的遺民在現代中國文壇進一步被噤聲的另一主因。五十年代後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更完全向白話文學傾斜。若僅依這類文學史書來看，舊體詩詞儘管作者及產量仍多，卻彷彿已銷聲匿跡。⁶鄧騰克(Kirk A. Denton)與賀麥曉(Michel Hockx)即指出，自1935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編成後，文學史家在撰寫現代文學史的過程中，往往以此書所收錄的作品為依據，而且是以「進步」的文學團體及作家為主，舊體文學與通俗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則一概不談。這種情況雖然在八十年代展開的「重寫文學史」工程裏出現變化，但研究的取向仍未能脫離道德思維的左右，對於不同的文學社團間成員的互動，以及這些團體與文化場域的其他媒介(如刊物出版)的關係，亦欠缺深入的分析。⁷魏泉則從出版文化的角度，指出新文學運動主將借助傳媒與新教育體制的普及，力圖建立以「新文學」為正統文學形式的文學史敘述，並使之經典化，從而使

6 周策縱曾說：「自民初新文學運動興起以來，國人述論當代中國詩者，多不舉舊體詩詞之創作，似從茲以降，舊詩已無詩人可言。」見周策縱，〈《小桐陰館詩詞》序〉，載蕭公權，《小桐陰館詩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序頁3。

7 Kirk A. Denton and Michel Hockx, eds., *Literary Societies of Republican Chin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Introduction," pp. 6-9.

「舊文學」被完全逐出主流文學史的視野。⁸

事實的另一面是，舊體詩詞及清遺民的寫作在二十世紀初的影響力並非如今日所見之弱，⁹從早期文學史家的撰寫角度即可見一斑。早在1929年，陳炳堃（子展，1898–1990）便寫過《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將由戊戌（1898年）維新運動起三十年的新舊體文學兼收並蓄，而且對遺民詩人的評論亦相當公允。¹⁰其後錢基博（1887–1957）在1934年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更以晚清至民國的舊體文學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白話文只佔一小部份。¹¹此

8 魏泉，〈舊文人：現代文學中的另類存在——《青鶴研究》〉，載陳平原、山口守編，《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頁158。

9 二十年代新文學的讀者為數並不多。左舜生在〈我們的看法〉中稱，《新青年》以來同一運動路線上的定期刊物，沒有一種銷量超過兩萬份。書籍只有三五本達到兩萬冊，其餘售出五六千冊已不簡單。原載《長夜》，1（1928年4月）。引自曠新年，《1928：革命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頁80–81。曠新年引述此文是要證明新文學運動後，鴛鴦派作品的讀者仍遠超於新文學。而鴛鴦派小說並非我們此處所指的舊體詩文或遺民文學。在此感謝樊善標教授提供此條資料的出處。

10 陳炳堃，《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9），頁1。陳氏後來將該稿擴寫為《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一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太平洋書店1938年版影印）。

11 錢氏書內的「新文學」部份，除白話文之外，還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舊體作品。而他所謂的「現代」，則始自民國。這與胡適等人在1917年倡言五四新文學運動為「現代」文學的發端不同。錢氏以之為書名，其理由是用「民國」二字不能涵蓋那些早已「嶄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以及「不願奉民國之正朔」的作家。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第58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影印），頁9。關於此書的評論，見胡先驕，〈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原載《青鶴》，2：4（1934），收錄於牛仰山編，《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頁84–88。

書以「現代」為名來指稱舊體文學，在當時和後來都幾為絕響。¹²到了1959年，易君左（1898–1972）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其中第十三章的〈中華民國文學〉仍把「古文學」包括在內。易氏指出，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六、七年間，中國古文學有迴光返照的跡象，「古文和詩詞高踞中國文學的寶座」。但自新文學運動展開後，古文學便迅速地從寶座退下來，讓新文學當了「文壇盟主」。¹³以上這類文學史書寫，顯然與我們今日的見解大相逕庭。這一「誤差」的形成實與後來的文學史編寫策略有關。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學史家，都傾向於把清季過渡到民國的舊體詩人歸入「近代」，而將「現代」這一歷史分期讓位給新文學。八十年代以來推出的好幾套「近代文學史」或「近代文學論集」都是如此。¹⁴「近代」舊體詩詞的叢鈔，亦將進入民國以後的作品（像柳亞子寫於四十年代的詩作）收編在內，即使舊體詩詞的書寫年代實際上與「現代」的白話文學重疊，仍被摒除於「現代」的範圍。¹⁵這說明該時期文學史的編寫方向，都以文體為依據，雖然已注意到晚清至民國的舊體詩詞，卻不將之視為「現代」文學的一種。舊體詩詞在「現代文學史」的失位與失聲，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這種編寫的策略。¹⁶

12 本書的其中一位評審人指出，五十年代香港李景康編有《現代詩鈔初集》二卷（1955），古卓崙、黃相華等又編有《現代詩選》第一集（1956），都以「現代」一辭指稱創作於二十世紀的舊體詩。

13 易君左，《中國文學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9），頁444–445。

14 最早的一部近代文學史，大抵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56級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稿》。此後又有時萌的《中國近代文學論稿》（1986）、任訪秋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1988）及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2001）等。

15 例如錢仲聯（1908–2003）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詩詞卷》（1991）和《近代詩鈔》（2001）、嚴迪昌編著的《近代詞鈔》（1996）。

16 雖然大陸學者對這種編寫策略提出過異議，但「應者寥寥」。筆者所見的只有

無法融入主流文學史的舊體詩詞研究，只能另立門戶。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對「近代」舊體文學的重新關注，以及舊體詩詞創作的復興，學術界推出了不少研究二十世紀舊體文學的專書，絕大部份都以詩詞為主。除一系列的「近代文學史」及論集外，尚有若干專門討論個別詩人詞人、舊體文學流派和社團（尤其是南社和同光派）以及詩學詞學的著作，詩話詞話、作品選集和個人別集亦紛紛面世。從寫作、研究、出版等跡象看來，舊體詩詞無疑在二十世紀仍具有頗強的生命力。其聲勢雖不足與新文學抗衡，但卻不能抹煞其存在的事實。

本書以遺民詞人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由於他們在近現代舊體文學領域中的重要性。除了創作，他們在傳統詞學的守成和傳播方面亦貢獻良多。彊邨的詞籍校勘，況周頤（1859–1926）、王國維（1877–1927，如果我們算他是遺民的話）在詞學理論方面的建設和發揚等，都為人所稱道。至於師承，現代「詞學三大家」之中的龍榆生（沐勛，1902–1966）是彊邨的弟子，夏承燾（1900–1986）和唐圭璋（1901–1990）兩位，亦與彊邨等遺民詞人有過交往。可以說，他們的詞學基礎和素養都曾得到遺民詞人的沾溉。雖然普羅讀者對他們缺乏認識，但他們在學院體制內影響之深遠，卻是胡適（1891–1962）等新派詞學家無法企及的。龍榆生在1933年的《詞學季刊》創刊號上，曾列出南北各大學的詞學教授。¹⁷這些學者都深受傳統詞學或遺民詞人的影響，其中吳梅

孔範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其中第三十章標題為〈仍佔一席之地之舊體詩詞〉，只是篇幅始終有限。見孔範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下冊，頁1103–1118。

17 見《詞學季刊》，第1卷，創刊號（1933）（澳門：海外圖書出版社，1967年重印，以下同），〈詞壇消息〉，頁220。劉揚忠分析二十世紀上半期的詞學學術史，所討論的詞人和學者亦基本上屬於傳統派，胡適只佔了很小的篇幅。見